



记者 张培坚 摄

## 塔峙歪的柿子红了

北仑区教育局  
张曙波

塔峙歪的桂花落了,我没来得及赶上桂花节。好在百年老枝木樨园犹在,那些风雨未曾冲刷去的桂子嵌在石缝里,藏在草叶间,香味淡去,散入林间。季节里攒就的芬芳曾是那老树们金秋的盛装啊,抖一抖,化作了一场最华丽的告别。

古桂树上残留的金粟已经不多,但塔峙歪的人们依然习惯在木樨园散步,耄耋老人也愿意拄着拐杖来到林间,呼吸清新的空气。相对年轻的,就在老桂树下运气早练,老树荫护着这片土地上一茬又一茬的人们。

这时节挂在枝头上的,是一个个火红的柿子。塔峙歪的仲秋,柿子与桂花一时瑜亮,其实都是好物,只是当乡村笼于满径的甜蜜芬芳,桂花的香味更先抵达人们的鼻尖,催人开颜。但一两场桂雨过后,塔峙歪的柿子后来居上,成了此刻屋前院后的甜蜜和苦涩。

老家那边,没有种植柿子树的习俗,所以自小吃的鲜柿子少之又少。柿饼却不陌生,饱满的鲜柿子去皮,在风和阳光的共同作用下失去了水分,身子被压成扁平,表面却添了一分白霜,在舌齿问候的每一方寸里,甜蜜荡漾。姥姥家的春节,常常不乏柿饼的踪影。鲜柿子偶尔也尝尝,人们不吝用“果形瑰丽、色红似火、皮薄如纸、晶莹透亮、丰腴多汁、清凉爽口”等词来描述真正熟透了的柿子,其实刚从树上摘下的柿子往往带有一丝涩。可只要剥去了表皮,里面的柿子瓢滑溜着钻进喉咙,比银耳燕窝可口得多,满嘴甜蜜。

妻对柿子一直怀有一份热爱,但未养熟的柿子对人有一种戒心,与人不亲近,强行放在嘴里也涩口。这时候,就需要“哄(烘)”。“小时候,在柿子篓里面放几个梨,我们那儿叫‘梨柿烘’。三天,柿子就自然熟了。”来自北中原的作家冯杰如是介绍。其实梨的角色苹果也可以胜任,苹果性平,不闹脾气,果子们互相接近,没个三五天,柿子们的臭脾气也就消退了,否则,搁个十天半月,柿子中的愣头青还是一大把,不信你试试。

说甜蜜,自然是指熟透了的柿子滋味,而那苦恼也恰好来自这份成熟。塔峙歪的柿子熟了,柿子树的主人却不在家,任由着柿子们成群结队日夜在枝头眺望。

陆游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塔峙,一场秋风,一阵秋雨,换来的也许是一个个摔破脸皮、敲破脑袋的绝望的柿子,越是老成,越是看不破这风尘,倒是那些半红半黄的愣头青们,鸟儿不睬,主人不疼,依然留在秋枝上晃荡。

我在仲秋的塔峙歪底晃荡。

走着走着,木门紧闭的院墙里翻出几枝淘气的柿果子,和墙外的木芙蓉说着悄悄话。走着走着,空无一人的荒凉老宅背后,一棵老柿子树却热热闹闹挂满了果实,依然在惦记老宅多年前进进出出的人们。走着走着,不由想起了曾经柿树满村的城湾和那些笑着请我品尝鲜柿子的善良村人。

塔峙歪的柿子红了。

望着远山的阳光和四起的炊烟,那一片一片的柿树林会有大阿嫂帮着收获吗?会不会晒成塔峙歪“甜蜜派”柿饼流传在乡人的舌尖?那头顶沉甸甸的柿子,明朝会不会无声落在谁的身上?我且小心地躲过了。

## 我的小确幸

小确幸一词源于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即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村上说,他自己选购内裤,把洗得干干净净的柔软内裤一个个卷起来,像寿司卷那样整整齐齐地放在抽屉里,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这就是一种小确幸。于我而言,更多的小确幸来自学生,我常常被这些小确幸簇拥、感动,并沉浸其中。

2006年,我刚毕业接手了当时华泰小学的302班。虽然学生时而调皮捣蛋,犯点小错,闯点小祸,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可爱的、善良的、懂事的。我明白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他们。在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而2008年的生日却令我至今难忘。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课间,天空好似一大片美丽的锦缎,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这时,我们班的小妮子跑来找我,小心翼翼地问道:“郁老师,你的生日是不是15日?”

“嗯。”我抬头,微微一笑,“怎么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她笑笑跑开了,我也没有理会,继续埋头苦干。

午饭休息后,辉跑来叫我去班级讲解题目,我应声说马上过去。当我走过去时,发现班级的窗户、窗帘都拉上了,而前后门也是紧闭的,心存疑惑这帮孩子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了。

当我走到门口,细细听到里面有人喊了一句“老师来了,准备!”我一愣,等我打开门,还没说话,灯一下子就亮了,瞬时一片掌声。但没等班长说话,我们班的数学老师贾老师就进来了,“同学们,订正作业了。”

“啊……”此时怨声一片,我笑笑,“好了,安静,就先订正数学吧。”

这时,有个学生嘀咕了一句,“贾老师,我们的计划都被你破坏了。”那时,我已经明白这些孩子想干什么了,心中一股暖流,甜滋滋的。看了他们一眼,我回到了办公室继续伏案工作。

没过多久,辉又来找我,让我再去一下班级,我佯装着说不去。不一会儿,他又折回来,告诉我班级里有人打架了,班干部劝不住,一把把我拉起往教室走去。说实话,我的内心还是有所期待的。

当我到达班级门口,生日歌就响起来了,孩子们起立,拍着手,乐呵呵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孩子们为我送上了至今难忘的生日祝福,那时,一股甜柔、丰饶、温暖的感觉,好像有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把一勺充满花香的蜂蜜洒在心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流淌、漫溢。而我的眼泪也不知不觉溢出眼眶……

如今,这帮孩子已快大学毕业,我也重新接手了新的班级,但我会一直保留着这些美好的“小确幸”。而这些“小确幸”将在岁月的河里沉淀、生根、发芽,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绽放出一朵朵馥郁芳菲的小花,浸润着我的生命。

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想和人分享,这里或许能找到“同类项”。

如果你对生活有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借由我们转手,或许能为别人推开一扇窗。

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体会,一点点也没关系,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

不论你桃李芬芳,还是初入教坛,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学子的故事,我们愿意倾听。

散文、诗歌、影评、书评、随笔、杂文,甚至书画、摄影、剪纸等,只要你愿意展示,我们乐意给予舞台。

征集邮箱:xiandaijinbao2@qq.com(标题上请备注“副刊”字样),请写上学校、作者名字及联系电话,以便我们联系。

东吴镇中心小学 郁兰宁

编者语